

春秋後語輯考



王恒傑
輯

春秋後語輯考

齊魯書社

C 159242



魯新登字07號

春秋後語輯考

王恒傑 輯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32開本 11.5印張 4插頁 310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 7—5333—0365—2

K·74 定價：8.00圓

序

戰國時期，戰爭頻繁，在不斷的戰火中燬掉了無數的史書和檔案。秦統一中國後，又有計劃地「焚書」，所謂「諸侯史記」遭殃最重，大約除《秦紀》外，全被徹底燬滅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作《史記》，戰國的一部分困難很多，依據有限的一點書籍，作古跡調查，訪問一些老人，總算是用最大的努力取得可觀的成績，成為《史記》一書極可寶貴的一部份。但是史料仍舊不足，免不了許多事說不明白，或者是搞錯了。

中國古代很早就設立史官記錄國之大事及國君的私人生活，態度認真不苟，樹立起一種端正的學風，也傳留下許多書籍。儒家繼承了這種學風，所傳授的典籍如《春秋》、《尚書》等等，一般都是可信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多起於民間，與官府隔絕，沒有機會讀史書和檔案，未受過史官的教育和熏陶，他們所有的一些歷史知識多得之於傳聞，不辨真假，爲了某種目的，筆下寫來又往往借事譬喻，古爲今用，誇張或歪曲了事實。所以諸子書中關於歷史的論述不免膚淺和錯誤，與儒家經典籍比起來，顯然不如。當時曾經出現合縱連橫之說，從事這種活動的人被稱作縱橫家。他們是百家爭鳴中最活躍的一家，志在作官，劃策以干時君，靠游說解決個人出路問

題，像後世走江湖的人們，遇事都發議論，迎合對方的心理意圖，投機取巧。縱橫家寫下的書又不一定是游說時的真實記錄，而是爲了教育門徒或誇張自己的門庭和學風，而凭空擬作的。這樣的書當時很多，大小不一，可以歸爲一類。西漢晚期（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年），劉向校中祕書。（校勘中央收藏的書），見到的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等，其中有八卷是分國編的，從而全部都分國編了。有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計十二國。每國又按時代先後排列，成書三十三卷。劉向認爲這是「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定名爲《戰國策》。「其事訖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見《戰國策書錄》）。書中記事最早的是《趙策一》「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在公元前四五五年。到秦二世元年楚義兵起（公元前二〇九年），正好是二百四十五年。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法是從劉向《七略》開創的，班固作《漢書藝文志》是根據《七略》刪簡而成。《戰國策》所收不出于史書或檔案，策士作偽不實，常屬虛構，按性質，這類書應當分到諸子略·縱橫家，《藝文志》却放在六藝略·春秋家，編在《國語》等書之後，《楚漢春秋》等書之前，也就是把它當作史書。劉向對《戰國策》的認識是清楚的，他這樣作却是因爲戰國時期的史書是空白，有意用它來補缺。但是，史是務實的，子是務虛的，不能相混。這種矛盾使兩千年許多人對《戰國策》的編排發生不滿，而對《戰國策》動手改造的則是孔衍。（公元前二六七——三二〇年）。

《晉書·儒林傳孔衍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公元三二〇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

這里提到的賀循，是江東極有名望的學者，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死先孔衍一年（見《晉書·賀循傳》），所以引來相比。孔衍的著作是很多的，見《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約有十多種。有《春秋公羊傳集解》、《春秋穀梁傳訓注》等，可見他研究《春秋經》，且有著述。又有一些仿經之作，如《漢尚書》、《漢春秋》、《後漢尚書》、《後漢春秋》、《魏尚書》、《後魏春秋》（「後」疑是衍文，也或是「漢」之誤），古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孔衍這些書大約都是記言、記事的史書，可惜久佚，今不可見。他又作《春秋時國語》、《春秋後國語》兩書，皆仿《國語》而作，「春秋時」即春秋時期，「春秋後」指戰國時期。劉知幾《史通·六家》：

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一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

古書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或無大題。《後語》各卷的標題是《春秋後趙語》、《春秋後韓

語》等等，更無大題，如果去其不同的國名，即成《春秋後語》。唐代民間可見者僅此一種。敦煌石室發現唐寫本及《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者亦僅此一種。《史通·六家》說：

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

這幾句話可能出自孔衍的自序，今不可見，大意是孔衍嫌《戰國策》內容不好，他用《史記》所記戰國時事和《戰國策》比較，刪掉《戰國策》許多段，選取《史記》一些章節補充進來。他去掉東周、西周、宋、衛、中山五國，只要七國。書以《秦語》爲第一，而記事起于秦孝公（前三十六）——前三三八年）變法，從全書看《趙語上》猶記趙韓魏三家滅智氏，事在公元前四五三年。下限則《秦語下》記二世三年（前二〇七年）秦王子嬰刺殺趙高，迎沛公，及項籍殺子嬰事。至于所謂「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則不知其起訖究指何事何年。《戰國策錄》說「二百四十五年」是對的，不知是否經過宋代學者改正，也許這裏「二百三十餘年」的三字是四字之誤。

孔衍作《春秋後語》根據《戰國策》而刪了許多，這是孔衍認為不好，沒有史料價值，今所見《後語》不全，可置不論。《戰國策》缺記戰國時許多大事，孔衍根據史料補了一些。以秦國爲例，秦孝公用商鞅變法是中國史上的大事，《秦策》雖有一段，不足二百字，《後語》的《秦語上》却根據《史記》的《秦本紀》及《商君列傳》補了許多段，很多字。《秦策》記事到呂不

韋，在滅六國以前，不記秦之滅亡，《戰國策書錄》說「訖楚漢之起，與今本不合」，今本可能是掉了尾巴。《後語·秦語下》據《史記》的《秦始皇本紀》，《蒙恬列傳》，《李斯列傳》補了許多段，很多字。這樣大量增補文字，從整理古籍講，不能這麼作。孔衍是撰述，爲了說明歷史則是可以的。《後語》常把《戰國策》中關於一人一事的記載移到一處。以合縱連橫爲例，合縱發自蘇秦，起于趙國，《戰國策》中蘇秦游說諸侯，散在各國：

《趙策二》 蘇秦從燕之趙

《韓策一》 蘇秦爲楚合縱說韓王

《魏策一》 蘇子爲趙說魏王

《齊策一》 蘇秦爲趙合縱說齊宣王

《楚策一》 蘇秦爲趙合縱說楚威王

孔衍把這五條緊接在一起，放在《趙語上第四》。《戰國策》中連橫最早是蘇秦提出，以說秦惠王，《秦策一》有蘇秦始將連橫一條，《後語》仍入《秦語中第二》。張儀連橫之後在各國的活動，如：

《魏策一》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

《楚策一》 張儀爲秦破縱連橫

《韓策一》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

《齊策一》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

《趙策二》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

《燕策一》 張儀爲秦破縱連橫謂燕王

這六條，《後語》則連接在一起，都放在《秦語中第二》。這樣編輯對初學歷史的人顯然是清楚的。從這些情形看，《春秋後語》比《戰國策》大有改進。劉向的工作是整理古籍，盡量把史料保存下來，不能銷毀，不能添造。孔衍是著述，作書要達到目的，筆則筆，削則削，辦法就不同了。兩家的路數不一樣，內容就有差別。

《春秋後語》在唐宋時期頗爲流行，曾傳至西北、西南邊遠之地，南宋以下陡然消失，知其名者甚少。這是什麼緣故？《戰國策》三十三卷，在古籍中算是比較大的，在雕版印刷術通行以前，求得完本不易，學者所見多是零星殘卷，因而傳抄和閱讀者少。曾鞏《戰國策目錄序》、孫樸《書閣本戰國策後》、姚宏《戰國策校序》等篇都說明這一點。敦煌石室藏書兩萬卷，竟無《戰國策》，而有《春秋後語》，可見《春秋後語》是代替《戰國策》而存在的。北宋後期曾鞏等人校正《戰國策》，各地遂有刻本，風行一時。文人愛好文學者多，懂得史學者少，《戰國策》類似小說，易受歡迎。《春秋後語》文簡事繁，語短句澀，兩相比較，不如《戰國策》有趣，讀者漸少，亦無刻印者，遂至滅絕了。明清學者好輯佚書，如陶珽改輯《說郭》（宛委山堂刻本）、王謨輯《漢魏遺書鈔》、劉學寵輯《青照堂叢書·諸經緯遺》、王仁俊輯《玉函山房輯佚

書續編》中皆有《春秋後語》一卷，篇幅太短，不能見其大體。

清末，敦煌石室藏書散出，中有《春秋後語》殘卷若干種，且有全本，略出本、盧藏用釋文等。惟分散在各地，閱讀不易。過去學者羅振玉曾讀過幾種，作跋並影印行世，王重民曾讀巴黎、倫敦所藏敦煌卷子，對《春秋後語》曾寫過幾篇跋文，印在幾種期刊中，現在也求之不易。

中央民族學院副教授王恒傑同志在教學和科研實踐中發現《春秋後語》對於研究戰國歷史之重要性，于二十多年前開始投入很大力量從事整理。他把一切《春秋後語》殘卷都找到照片，認真研究，仔細抄寫，用《戰國策》、《史記》及明清人輯本《春秋後語》等進行互校，使《春秋後語》部分地得以復原。千百年來《戰國策》、《史記》版本中注家未能辨明的一些錯字亦得因以訂正。這是校讐學之盛事，也是敦煌石室藏書有益于研究中國古代文明之一實例。是為序。

張政娘

一九八八·一·二一

目 錄

序（張政烺）	一
前言	一
凡例	五
引用文獻目錄	七
一、《春秋後語》之一：卷子本部分	一三
《秦語上》，第一	一三
《秦語中》，第二	一四
《秦語下》，第三	一六
《趙語上》，第四	一六
《趙語下》，第五	一五
《韓語》，第六	一七
《魏語》，第七（附藏文卷子本譯文六篇）	一七

《楚語》，第八……………	二三
《齊語》，第九……………	二四八
《燕語》，第十……………	二七六
二、《春秋後語》之二：輯佚本……………	三〇五
《秦語上》，第一……………	三〇六
《秦語中》，第二……………	三〇九
《秦語下》，第三……………	三一
《趙語上》，第四……………	三六
《趙語下》，第五……………	三五
《韓語》，第六……………	三三一
《魏語》，第七……………	三三一
《楚語》，第八……………	三三六
《齊語》，第九……………	三四二
《燕語》，第十……………	三四四

前言

晉孔衍撰《春秋後語》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見著錄。劉知幾《史通》稱：「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後語》到南宋以後失傳，明人始有輯錄之本。清末，敦煌石室所出唐寫卷子中有《春秋後語》，但隨即散落，絕大部分遭斯坦因、伯希和掠去，分藏大英博物院及巴黎圖書館。一九一三年，羅振玉氏編《鳴沙石室佚書》中影印《後語》殘卷，有羅氏自藏《秦語第一》殘卷九十五行；巴黎圖書館藏《魏語》殘卷百二十行及《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一百四十八行。羅氏作《春秋後語跋》云：「然于殘卷未盡寓目。」今幸北京圖書館收得倫敦、巴黎所藏敦煌卷子照片，《春秋後語》殘卷始漸重聚。至于日本瀧川資言氏於《史記會注考證》中所引《後語》數條，未注出處，不知其自古籍轉引，抑或殘卷另有流散異域而未公之于衆者。余亦曾求諸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及林已奈夫君，終無他見。

《後語》殘卷中趙、韓、魏、楚四語僅一百八十四行，羅振玉氏考訂乃唐人所謂略出本。王

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錄》據其在巴黎所見《秦語》、《趙語》及古類書殘卷，考證《秦語》三卷之首尾及《趙語》分上、下兩卷，確定《後語》十卷應是《秦語》上、中、下爲第一、第二、第三，《趙語》上、下爲第四、第五，《韓語》爲第六，《魏語》爲第七，《楚語》爲第八，九、十爲齊、燕不知孰先後。予據英藏斯一四三九考知《齊語》爲第九，《燕語》爲第十。

《太平御覽》所引《後語》出有注文。羅振玉氏以爲「作注者殆五季人」。王重民先生以《日本國見在書目》孔衍書下又著錄《春秋後語》十卷，范陽盧藏用注，與《新唐書·藝文志》之「盧藏用《後語》十卷」爲一書，疑倫敦所藏《後語注》即盧注。今予見倫敦所收盧藏用撰《春秋後語釋文》殘卷（斯一四三九），與《太平御覽》、《事類賦注》所引《後語》注不同，知唐代尚有他種注流傳，與盧氏釋文原是二書。

南宋初年，姚宏據《春秋後語》校正續注《戰國策》高誘注，號稱傳世《國策》之最善本。羅振玉氏據其所藏《秦語》殘卷校《秦策》一，謂「知姚氏所舉，疏漏尚多」。王重民先生以殘卷與《韓策》相校，舉述一章之中，異同甚多。我于先秦史教學中深感戰國史的史料不足，今本《史記》諸家注釋多有紛紜。《戰國策》一書至宋已無完本，剡川姚氏之校本，羅、王二氏已舉其疏漏。廣閱明清諸家所著，不乏注本，然我認爲欲整理此書，首先在於廣求諸本，校其訛誤才行，強解是不行的。而《後語》中無疑是存有晉人所見《國策》古本，輯錄《後語》將是整理《國策》工作的一部分。詳覽明清諸家所輯《後語》，如《說郛》本、王謨《漢魏遺書鈔》本、

劉學寵《青照堂叢書·諸經緯遺》本、黃奭《漢學堂叢書》本、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繼各輯本之後友人鄭良樹先生亦始輯《後語》成《春秋後語輯校》。鄭氏受業高師，國學深厚，雖工作於馬來西亞一遠域，但著述豐富。他得悉我已完成《春秋後語輯考》，即將付梓，不惜遠在重洋之外，將他的《輯校》寄來，序中言及前人成果中以王謨輯本爲最，所輯「凡七十五條，約七、八千言」，鄭先生據古注、類書、《鳴沙石室佚書》及英京所藏卷子本，廣爲搜羅，共輯出「一百零九條；約兩萬四千餘言，視王謨輯本多出二倍」。他所輯除古書外，增加了敦煌卷，處於馬來西亞的條件，能取得上述成果，已是十分難得。我在最後改稿時，吸收了他的成果，有他的校語，有他引的《永樂大典》中條目，凡引用處即注出。唯他沒能求得巴黎所藏卷子，倫敦卷子係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影片，實際影片分黑白兩種，同一卷子必兩片參用方能看全，同時斯一四三九雖是盧藏用的《春秋後語釋文》，但也應輯入《後語》，可能傅氏沒蒐全，故爾不見鄭先生輯用。我因條件之便，獲閱倫敦及巴黎所藏有關《後語》的全部膠片，又得圖書充盈之便，查出《鳴沙石室佚書》所摹卷子編號，校正了內中的錯摹之處，考證卷子所屬是足本（又稱繁本或全本）或簡本；在前人輯用過的十五種古籍之外，又從《琬玉集》、《緯略》、《荀子》注、《釋常談》、《一切經音義》、《止觀輔行錄》、《卜記》、《姓氏急就篇》、《太平寰宇記》、《戰國策》吳師道注、《駢語雕龍》、《群書類編故事》、《七圖考》、《春秋戰國異辭》、《史記會注考證》等十五種古注中獲得多條。《後語》佚文，新增佚文的出處的

書種數，與前人用書總量相等。因古注所引，多有節略，爲存其節改之貌和便於讀者應用，故把卷子本立爲第一部分；將古注中之佚文立爲第二部分。

此稿在整理過程中，張政烺先生給過多方指導，爲之題名作序，又蒙李學勤先生不斷鼓勵，爲之薦引，鄭良樹先生從南洋賜示他的《春秋後語輯校》，恩師于思泊老生前曾爲此稿題名，東京國會圖書館聯絡部和林已奈夫先生協助查尋過流落於東瀛的有關卷子，齊魯書社同志爲書稿作了大量訂校工作，在此謹致感謝之意。遺憾的是于老的題簽在輾轉中失落，唯此稿得問世，亦足上慰恩師於九泉。

限由于個人水平，書中遺誤自所難免，期得同志們指正。

凡例

- 一、《春秋後語》原分十卷，卷內不記年，但各章基本按時間順序排列。本書凡輯自敦煌殘卷者，錄為第一部分，其它輯自各書者，錄為第二部分。
- 條目和章卷次序，依孔氏編次之舊。其難定者，置於卷尾。條或章之間，空一行。
- 二、凡文中異體字、假借字、錯字，可校訂者，即在字後用「（）」號標出，不見於字書的俗體字，凡難定者，或存疑者，俱摹定。有脫誤或部分殘蝕而可補定者，用「□」號，無法補定而字數可定者，依字數多少用「□」號代替；字數難定者，用「……」號。
- 三、輯錄所據文獻，圖書標卷數；敦煌殘卷，俱按北京圖書館藏片所編號，伯希和掠去者，作「伯×××」；斯坦因掠去者，用「斯×××」。有原卷破碎，被伯、斯二氏誤拚合者，則盡力依孔氏原貌分開，並加注明。
- 四、敦煌殘卷《後語》有原本和略出本的不同，亦有不同殘卷相重複者，凡此俱以一卷為主，將其合校為一篇，遇有不同或舛誤者，校入注中。
- 五、《史通》所稱盧藏用注，通稱「盧注」；據斯一四三九號卷子知原書全稱為《春秋後語